

⑤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六編

清代稿鈔本

第二五四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六編

清代稿鈔本

第二五四冊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中山大學圖書館

編

主編 桑兵
副主編 李昭醇 程煥文 劉洪輝

SPM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第二五四册目錄

無名氏雜抄		一
再續高郵州志人物志		二七一
仁化鄉土志		三二九
採風要錄		三七三

無名氏雜抄

不分卷

佚名撰

鈔本

錢司馬鍾傳贊

嗚呼燕藩之變與吳淩同而燕獨成王者以諸將非其敵也故知文以三十萬衆敗于真定李景隆以五十萬衆敗于北平盛庸以二十萬衆敗于白溝河其他諸將非敗即降者無問矣而敗者又不即誅蓋以長圍外之玩收曰用兵在于選將選將在于定謀出時大勢既已露潰獨一人竭智盡能且戰且守支局有濟宋恭軍一說不似合潰將直抵北平搗其巢穴盡四顧家室南兵躡之令燕腹背受敵去難可平所以南將駕材無乏恃不使人歎憾之不知燕王之才非袁濂比宸濠駕馬憲棧收新建得成其功燕國王傾國而來計不返顧劉李不惜烹父并旌孤驚女何所難即破北平蓋以南下于國自緩無當年文濟南之役燕王幾已成擒而卒脫去白溝夾河葉城諸戰燕又皆得其所嗚呼三代以遠皇天賦子往來曲爲保護而贊成之亦何怪贊述之

徒終、接迹于世也乎

卓忠貞教傳贊

嗚呼某閔之朝君臣交舛人謀不臧天亦職其咎矣蓋參軍劄子高不親
謂帝曰若處親王驕逸不修皇上所難處也臣愚賢為河間東平則下詔褒
賞之驕逸王修為淮南濟北初犯則宥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令親
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之豈有不順服者於監察御史韓子郁曰釋代王
之囚封湘王之墓遠周王于京師迎楚王為周王伴若命世子持書勸
燕罷兵守藩不使善友之口曰我非至明莫能察其非至勦莫能斷
當是時大臣謀國柔收才疎識暗智短廟堂多鬼錯之謀曲外鮮
亞夫之將燔火迫于京畿柔翰美于便殿秘計初勞親王廣誓無殺
封父乾坤具佛首鼠兩端其薪寢火借劍無人因勢至此欲無亡得
未乎機謂亦黃誅人功之首罪之魁罪魁滅建文功首與成祖文事

後而論罪或然矣功何有哉臣而為之辭即亦黃面虎視也

劉忠愍球傳積

嗚呼有明宦官之禍始于王振而釀于三楊祖制內官不過五品侍奉
灑奉掃而已其名無聞也永樂中馬雲孟獻諸人因其名矣其禍未甚
用子也宣德王瑾劉永成諸人承寵用子矣其禍未甚政柄制國令
也至正統時王振竊美太阿生殺在手而國勢遂大變矣自此而天子必居
方內不得與羣臣相接議政矣自此而王孤尸素拱承瑞命要擬不
得與聞矣自此而天子時宦官為先生率朝身宦官為翁父上無紀綱
下無廉恥首之倒亂武備懈弛而胡虜跳梁至尊蒙塵矣梁芳李
廣汪直或寧劉瑾之徒相繼接踵以天子為傀儡等視素若嬰兒馴至親
園而明社屋矣嗚呼禍所從來誰職也若於方英宗即位之初僅九齡
耳王振不佞積非一日三楊受顧命輔幼主附微杜漸清君側奸

子無所重于此者帝既知冲傲韓魏之竄任守忠故子必無中阻旁撓
之患撫無有易于此者又況太皇太后既知振軒欲賜振死乘此直陳其
罪而梓而戮之機更無有捷于此者胡乃曲為乞命善此大慙當斷不斷
非所謂模稜者耶遂使移碑毀祖宗之制寺政搽生殺之權箱制臺
諫焚矣忠良士木之變災危社稷誰秉國鈞誰主屏階世多稱三楊相業
為有明之冠子特以為心薰祿位志怵禍日橫去鄙夫一聞年雖有補苴
何之救哉英宗蒙塵陷虜南城禁錮憲憲搽心應已備玉復辟
之後猶痛悼王振追官刻像諭葬祠祀不一而是認賊作子死且無
悔惟大人為往格君心之非有言於方哉使振尚在當必復用吾未
知禍之所終極也則三楊遺之也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方用者
士奇荐薛瑄以宰相荐賢悌寺辱朝廷已汚籍彼已極乎平
之六清以不附振幾陷大戮伯仁由誰而死可謂知文清者乎且王振問及

鄉人 村黨也即不宜以世鄉人對文清即為村鄉人賢者也每不宜
舉以為村對無一可者也因次之傳而附論之

海忠介瑞傳贊

嗚呼唐以楊管為相制下之日朝野相戾郭子儀方宴害問之減坐
中移樂京兆尹黎幹驕恣甚盛即日省之上存十騎中丞崔寬第
舍宏侈亟毀之去之風節寧多讓惜乎管相而之獨居外不得一
日立于朝廷之上則有忌嫉之者也神宗論蔡文謂高標絕俗直
道程身視斯民由己飢寒恥其君不為之舜矢孤忠而叩闕抗言
增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搜傳勵澄清志途起 于丹廉乃決
歲而三遷若石具瞻卓尔曰京之望素絲無染哀哉先正 風俗鉅務
而議主懲貪領法甚重而政先釐弊若金在治百鍊弥堅俟河之清九
泉莫及可謂你知公者矣然其出于初臣之手乃其知貴賢而疏且遠

之其奚異于郭公之好善乎崇禎甲申三月乙酉坊出鐫石處泚血下
且見者惜其家禍拭之復出至十九日乃止上殛百餘年精誠在天地
海濱某里與君國存亡冥通呼吸豈不亦神矣哉

萬忠貞燦傳贊

嘉宗之朝士大夫之被璫禍者自之始

嗚呼傳曰刑不上大夫所以培士氣也所以固國脈也三代以遠人君遇其臣
下等于犬馬而羣帝笑抑又甚焉至有明廷杖則喪廉恥賤節義寵刑
餘貴悍卒俾正人君子脫不冠就鎖繫屈俸親以鞭武夫虧支體以
受蕃楚捐性命以供喜怒小人遂無忌憚士夫遂昧良心棄家牒所以
多山林之憂思廢校所以少節概之士也夫自後廷杖以來數百年間祇
張驕主以拂諫臣之威而予之以辱戮君子之具賢士大夫就危殆受污
辱者累、問有杖一人者乎無有也至于末流名沽直之人遂以廷
杖為榮而大書名紙以相誇耀未幾面面易心揆喪其守夫亦未嘗有

以義於唐恥收一折而無所底也唐開元間刺史楊濟坐賊當死上命杖之丞相裴耀卿謂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可歎為辱上可施之徒隸不當及于士夫上從之宋太宗以子怒周翰持杖之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杖之不雅遂釋之嗟乎此唐宋之君所以享國獨永雖或中原倣援神州陸沉而一跌復興往之緒延已絕之緒于數十百年若州州祚短止速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甚玉帛將焚之灰覆既破之艦即求偏安而不可得豈非士氣喪喪國脉卒斬之明效大驗也哉竊嘗^明述之廷杖而觀之故凡杖者以絕結袖腕囚服逮午門外每入一門一扉隨圍至杖所列杖百人衣縵衣枕木棍林立司禮監宣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左錦衣衛使坐在世下排中趨走者數十人須臾待囚定左右屬聲喝、閣棍則一人持棍出閣于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喝令着堂打或伺上不測則曰用心打而囚無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為前

每喝環列者羣和之喊聲動地同者股慄凡杖以布承囚四人昇之杖
畢舉布擲諸地幾絕者十恒八九司禮監錦衣衛使既分坐左右列
杖行杖之輕重必察二人之語言辯其顏色而黠者則又視其舌之為黃張
囚狂可生靴尖一飲則囚無生理矣而詐惡少年之習行杖者結肘為
人二置磚于中一紙裹其外俱以不覆之土置磚者視之若輕徐解
而規則磚却裂杖紙裹者視之輕重而紙無傷能如是則入選成化
間秘密厚棉重毡正德時逆瑾用了則冬襖不至于御史枷項祭酒枷
項侍郎尚書枷項此其刑之輕而辱之小者矣君子論明日至此未嘗不嘆
其二百七十餘年之享國為獨幸也

顧往愍大事傳積

嗚呼諸君子之死以門戶也固也非不傳封疆則死之無名不坐廷弼賊則罪
不辜必則諸君子非以門戶死也蓋魏陟臨無大憾于廷弼特假以殺諸君

子既投袂君子即而得_不並殺廷弼以廷弼所以死而後君子所以一網盡欲不
然失地表師之王化貞罪_存于廷弼多矣何以獨追死哉方廷弼廷鞠
時大司馬喬升允升謂廷弼_{有存}功當議而親忠節力持_奇不亦卒定廷弼
辟而後以廷弼死望天生廷弼特予_瑞以報君子之資而天生後君子又
及以必死之路歟嗚呼門戶之禍延及封疆白馬清流不烈于此矣乎念
朝士名持門戶思有以解之棋酒譴浪自託于愛寇之西行而卒櫻其
難曲突徙薪之人受其燬燭歟之慘而肯且与之同燼君子之生斯世也
其何若而可哉

謬文貞昌期傳贊

論曰嗚呼奄焰之熾也昔輔葉向高以持_瑞之節懷飾調停之謬託假
色荒以長亂託中主以_甥游奸剽殺火迫崑岡禍侵剝霄羣_瑞圍其
邸第搜牢其親斥_甥辱其婦女無所顧忌而向高亦低首下心莫敢與

抗僅、移居郊外乞歸骸骨而已矣中官閹宦臣第固者明二百餘年
所絕無者向高以三朝元老肘腋天子寵顧碩身如此棟祖宗之綱紀
執大臣之體貌喪士友之志氣慙寇寇之角翼又何怪端之放手殺
人屠老清流也計是則向高禍殆教稼遂致逆端勢成騎帶暴表
非熹宗晏駕之早則明之天下固而揖讓而終耳雖烈帝及亡略親清
明茲斷矣已極人心既去天命旋傾所謂向高非初國之相宜也國相
相宜不臨牛也哉

高忠憲攀龍傳贊

嗚呼道學之禍千古為烈何必東林然相傾軋至于國既覆亡而禍松
未已則東林為極矣蓋自東林之名立天下遂標榜為名高于是群
社作起而以復社為東林宗子咸以某社為屬焉若應社某社同社
澄社徵書社南社大社席社雲簪社羽朋社匡社讀書社統合于

復社以信以東林爲幟志方東林一盛也莫不砥礪磨礪扶正學斥
異端以剛介節烈爲重以禮義廉恥爲貴而及於其雜也或所養嬰
下而託名都講或掙之要津而寄籍聖賢或斥逐竄歸鄉里不
害而竊吹草堂以洗其垢污或鄉賢名宦物議沸騰而謬依衆以
希交姐豆逮其變也羣宵集矢造言謗傷鉤黨而成門戶判于是
有齊黨楚黨浙黨吳黨宣黨秦黨趙黨鄭黨孫黨東林黨之目
因而作百官圖作前鋒後勁圖榜因而有天鑑錄同志錄雷平錄
蠅蚋錄雞穉錄點將錄惶惶錄而又有似點將錄續蠅蚋並七錄
而老歸東林于是薰蕕並器雅鄭同聲清流亦濁矣阮大鍼名在
東林周之變注名復社大鍼露刃以殺東林之變反戈以攻復社其
他或開門揖寇或勸進賊庭或投名受職或暮楚朝秦論其人品則死
有餘辜誅之不足者皆東林之孽也公嘗謂君子一點恥心被馮道滅

者一豎畏心被王安石滅者嗟乎獨馮王也坑

阮之知部景在兩部令令侍贊

嗚呼賊將阮張成實詐驕恣未經大創烏可言撫況于撫之者為貪庸且
怯之文燦乎文燦日責賊實賂阮得所欲則為之請官請餉至之惟恐
不滿其意獻忠故為要求以逞其恣睢嗚呼阮反穀城當書于壁以告楚
人曰已之畔從理使然文燦即欲辭其罪不可得矣乃欲陷人以自免乎
方獻忠九營之在房也李自成以兵敗往依獻忠獻忠欲殺之自成覺而
逃去若果調度得宜彼且皆圍自効貪小利而失大賊文燦之肉其足
食乎後獻忠亦兵敗歸自成自成亦欲殺之汝才留之援漢東以分官
軍之勢凡此皆賊可滅之大機石碣金鎖關車箱峽也而廟算無人間
外鮮寄此可考曰天禍人國以此孽不問人可之得失乎石應泰曰
方之賊帥虜挫其狗可擒賊氣方張其驕可掩賊黨內搗其營可